

及夫国难日深，
强敌相对，
黔人肝脑涂平原，
膏液润野草。

慷慨捐躯，前仆后继，
视彼所谓开明者，
未尝有逊色焉。

后方

DA
HOU
FANG

第一步鸡鸣在苍茫的清水江河谷悠扬飘荡，谷止
戈闻声即起。谷氏家训：“鸡鸣起即，洒扫庭院。”
他没有洒扫庭院的闲情，紧迫的是将新兵训练成能征
惯战的精兵，和入侵国土的倭寇决一死战。蒋百里将
军说过：“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这也是他的决心。

李家禄 著

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黔东南红色文库
黔东南州中共党史学会策划



李家祿著

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后方/李家禄著.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409-6128-2

I. ①大…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8488 号

DAHOUFANG

大后方

李家禄 著

责任编辑 周文炯
责任校对 陈 晔 央 金
责任印制 袁 祥

出版发行 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编: 610031)

联系电话 (028) 87734153 87734160

制 版 成都南鼎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8-65919981)

印 刷 四川嘉创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45.25

字 数 800 千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9-6128-2

定 价 68.00 元

著作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镇远，秣马厉兵	(1)
第二章	上海，战云密布	(43)
第三章	贵阳，风起云涌	(110)
第四章	上海，运筹帷幄	(139)
第五章	上海，鏖战正酣	(159)
第六章	贵阳，明争暗斗	(194)
第七章	上海，慷慨悲歌	(218)
第八章	贵阳，危机四伏	(240)
第九章	太湖，宁静如画	(264)
第十章	湘西，匪巢恬静	(292)
第十一章	贵阳，卧薪尝胆	(345)

第十二章	贵阳，风和日丽	(377)
第十三章	长江，风笛和鸣	(423)
第十四章	湘黔，鼠疫危机	(468)
第十五章	贵阳，鸳梦温馨	(521)
第十六章	潇湘，气贯长虹	(547)
第十七章	贵阳，谍影重重	(580)
第十八章	镇远，民变风云	(627)
第十九章	长沙，血雨腥风	(679)
第二十章	贵阳，英雄丰碑	(717)



第一章 镇远，秣马厉兵

1

雄阔辽远的云贵高原。

第一声鸡鸣在苍茫的清水江河谷悠扬飘荡，谷止戈闻声即起。谷氏家训：“鸡鸣起即，洒扫庭院”，他没有洒扫庭院的闲情，紧迫的是将新兵训练成能征惯战的精兵，和入侵国土的倭寇决一死战。蒋百里将军说过：“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这，也是他的决心。

摸黑穿好军服，他非常享受军服的贴身柔和。部队装备了德制枪械，官兵全部换上按德军制服标准衣服定制的军服。率领着装统一的部队行进在路上，他气宇轩昂，充满了骄傲的情绪。

部队是深夜进驻茅坪古镇的。清水江盛产优质杉木，山民将木材砍伐，顺水放入清水江，扎成黄灿灿的宽大木排，趁江水涨溢的适当季节，木排下放沅水和洞庭湖，到达全国各地。谷止戈早就听说清水江木材的盛名，昨晚率部到达这座被木商称为内三江的古镇，看到河面木排相连，如金黄的地毯铺满河面。官兵踏着木排渡过了平缓宽阔的河面，船渡环节也省掉了。

他推开厢房雕花木窗，望了一眼窗外寂静幽深的大院。淡白的月光从天井上方倾泻而下，洒在浑厚沉实的青石板上，院子轮廓朦胧显现。蟋蟀的欢叫与士兵粗朴甜美的鼾声相交织，宛如清扬美妙的乡村小夜曲。

谷止戈关上窗，屋里黎明前的黑暗厚重深沉，透浸出令人窒息的压抑，



心底涌动一缕缕令人不安的情绪。他点上煤油灯，掌灯走到墙前，凝视着墙上的军用地图。

当目光落在地图上的北方小城延安，他小小的心子就这么蹦地一跳，眼睛不由往背后看了看，手掌在那个叫延安的地名上轻轻抚过，又轻轻地展开，好像看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偏远古镇暗夜里，他可以任由思想的野马纵横驰骋。

当年从军校毕业，他与其他黔籍学员一起编入第二十军，经过北伐战争洗礼，后跟随贺胡子参加南昌起义。部队被打散后，他潜回贵阳老家。他的背叛受到父亲严厉斥责，采取非常措施将他禁锢在家，让他很长时间失去自由。父爱如山，骂归骂，为他的前途着想，又将他推荐到黔军部队当了一名军官。贺胡子率领红二军团在湘黔边游击，他作为贺胡子的一名老部下，试图沟通联系，重新归队。当他通过秘密关系，找到凯里地下党组织，表达了率部投奔红二军团的意向，请组织负责联络。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明确指示：按兵不动，留在黔军部队就是对红军最大的支持。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所部奉命截击，他则采取围而不堵的策略，隔着山沟礼送红军穿山而过。红二军团征战黔境，他的同学郑成筑背叛黔军，率连队跟随贺胡子北上，包括他叫外公的周沁源先生也跟随贺胡子一起北上，他多么想率部投奔贺胡子啊。来自地下党组织的命令再次阻止了他的莽撞行动。他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悄悄给予路过贵州的红军有限的物质帮助。

如今，贺胡子率领的红军部队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一二〇零师，如果当初一咬牙关，岂不是殊归同途了？谷止戈为当初的犹豫不决懊悔不已。

郑成筑，你现在还好吗？报上传来的消息说，周沁源老先生不在了，可是真的？谷止戈一阵揪心。

他的目光穿越陕北，落到中国北方。日寇强大的侵略势力像一团团黑云，从东方朝中国这片美丽的土地轰隆隆威压过来，大有将锦绣江山、美好家园碾为粉末之势。望着地图上标识的巨大蓝色箭头，他怒火中烧。

“谷子哥。”耳边响起一个调皮而甜美的声音，他恍然看到地图上映现一个清秀面孔。谷止戈举灯照看，女孩娇容悄然隐退，地图上依然只是一些崎岖突兀的山川河流，和细小文字标识的地名。他搓揉一下惺忪睡眼，方知是南柯一梦。情之深，思之切。他把这种幻象归结为想念至深的缘故。这一点小小的思念，令这个寂静的早晨充满了无穷乐趣。



他又举灯照了照侧面另几幅军用地图。旁边一幅比例相比的中国自绘地图，与面前这一幅比较起来，纸质渍黄，粗糙的笔法如同出自孩童之手，地名河川标识不清，新建公路铁路还没有绘制进去。用绘制不准确的地图指挥作战，可能两眼摸黑，赔光老本。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日之战临近，对家底还摸不清楚，岂不危险？

谷止戈掌灯查看北方被鬼子侵占的国土，密密麻麻的地名早已了然于胸。呼，清脆的枪声划破小镇寂静的夜幕。枪声像一只飞过夜空的鸽哨，飞向暗夜深处，难觅其踪。

忽地河岸枪声大作。谷止戈骤然一惊。冲锋枪像燃放鞭炮一般倾泻出尖锐的声音，日本三八大盖子弹呼啸着从院子上空飞过，中间夹杂着歪把子突突突低沉的吼叫，仿佛一点点地把大地撕裂，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恐怖。这是哪里冒出来的部队呢？莫非鬼子尖兵浸透到大后方，在中国人心脏来一个中间开花？

枪战彻底打破了小镇的宁静，群众认为土匪抢劫，像断头苍蝇在街头乱撞乱闯，呼爹叫娘，惊恐的喧嚣笼罩着小镇。谷止戈拔枪准备向外冲，特务连长雷云泉像风一般刮进来。

“报告，码头上发生枪战。”

“谁在枪战？”

“两股不明武装互相撕杀。”

“土匪打劫镇子？”

“好像不是。”雷云泉黝黑脸上流露出天真的笑容，“土匪上门，岂不是自投罗网？”

“什么好像不是，一个指挥官，第一，要弄清楚情况，第二，还是要弄清楚情况。孙子怎么说的？”谷止戈生气地大喊道。

“我哪知孙子怎么说？我只知道团长怎么说。我将侦察排派出去了。”雷云泉知错，嘿嘿笑着朝外走。谷止戈叫住他：“我们走。”两人穿过天井，大踏步朝大院门冲去。大院内宿营的特务连已整装待发。

他们来到河坎上居高临下观察，在朦胧的月光和激烈的枪战火光映照下，码头情景依稀可见。十数只大商船靠近木排，在河面一字排开，当中还有一只船高体大的舰艇。嶙峋的岸石后面埋伏着一群武装分子，向停泊在码头上的商船发动攻击。商人借助船体掩护，进行猛烈反击，武器除了三八大盖，还有两挺歪把子架在舰艇上，枪手只用点射，子弹打在岸石上，碎石迸发火



花四溅，压得岸上的人抬不起头，叫苦不迭。

“什么时候泊了那么多商船？怎么不向我报告？”

“我们以为这些商船只是平常生意人。”

“我们以为，我们以为，”谷止戈问：“读过三国演义吗？”

“读过。”

“陆逊袭取荆州，借商船掩护，蒙蔽了关云长手下，让一代名将败走麦城，身死人手。”谷止戈道，“商船和战船有什么区别？船载商品是商船，船载士兵则成战船，如是战船，一阵突袭，我们早向阎王老爷报到去了，还有机会以为这样，以为那样？”

雷云泉抹着额头上的冷汗，老老实实在地回答：“是，今后一定小心。”

部队昨晚开进古镇，谷止戈预料几股小山匪不会构成威胁，只顾着巡查部队宿营情况，没有留意河上变化。从哪里开来这么多商船，怎么还会有一艘铁壳舰艇？他感到十分疑惑，也非常吃惊。

侦察员报告：“一伙不明身份的人要上船搜查，遭到商人武装抵抗。”

“商人哪来的三八大盖、歪把子？莫非是日本人？”

“是。”侦察员道，“商船属于一个日本商人竹下明贤友，他在苗地经商多年，目前与贵州企业公司合股经营木材、桐油等商品，船队挂企业公司旗幡。”

企业公司？商船是王家的？谷止戈吃了一惊。

贵州企业公司总经理为王光灿，是贵州省参议长王光华胞弟。王光华为贵州大军阀，国民政府重派系。以派系而论，父亲谷守诚与蒋委员长同属留日学生，被视为中央派系。尽管谷、王都是贵州人，有同乡情谊，在官场上分属不同的阵营。蒋介石将黔军改编为中央军，褫夺了王家烈、王光华等人兵权后，双方已成生死冤家。

什么人这么大胆，竟敢向王家挑战？以战斗形势来看，岸上武装处于弱势，却不屈不挠地试图强行进攻，似乎非要登船搜查不可。

“岸上究竟是些什么人？”

“身份不明。税警协助他们。”

“税警？”

税警遭到困难，他理应派部队协助。商船与王家有瓜葛，惹上王家等于捅了马蜂窝，罢了罢了，看样子他们一时半会歇不下来，待打到天明，自然会有分晓。谷止戈心下计议已定，命令雷云泉道：“加强戒备，监视码头，建



立封锁线，不得放任何船只通过。”

“是。”雷云泉率部执行命令去了。

“报告，团长，一营长请示，码头上战斗是怎么一回事，是否需要增援？”

“增援？”谷止戈看着年轻机敏的通讯员，果断地道：“告诉谢营长，加强戒备，严防匪患，听候命令。”

“是。”通讯员行了一个军礼，转身钻进幽深的街巷。

鹤蚌相争，渔翁得利，你们放开手打，老子天明再收拾残局。谷止戈望了一眼枪战正酣的河岸码头，骂了一句：“他妈的，好好一个早上给毁了。”率领警卫回了湖广商会大院。

走进团指挥所，谷止戈叫了一声不好，迅速将煤油灯从墙边桌上挪开。军用地图被煤油灯烘烤，焦黄蜷缩起来。他将蜷缩部分抚平，塑料纸喳一声掉了。谷止戈心儿跟着缺了半边，痛得不行。两位少不更事的卫兵抿嘴吃吃地笑，惹得谷止戈牙根儿痒痒，马着脸喝斥道：“笑，笑，笑什么笑，看看你们干的好事。”

胆小的卫兵昂首挺胸，噤声不语。一位机灵的卫兵道：“团长，冤枉啊，煤油灯不是我们放的。”

“不是你们放的？不是，”谷止戈停顿了一下，“把我一件宝贝烤坏了，滚吧，滚进狗窝里去。”谷止戈将两名卫兵撵出去，回头将地图上烧毁的部分看了看，虽然不是重要的内容，好好一幅地图给烧坏了，依然心痛得紧。

地图已挂了几个月，花静宜该回国了吧。这个念头让他陷入更深沉的忧虑。

花静宜母亲周雅琳和母亲洪素贞是同学，又是闺中密友，子女们形同姊妹。花静宜从小跟着他出出进进，谷子哥谷子哥的叫得特甜。待长成了花季少女，情窦初开，两人的情感也悄然发生变化。家长似乎闻到了他们释放出来的爱情气息，把他们弄得天各一方，严厉阻止他们情感的进一步发展。及至花静宜出国留学，借助书信来往，自由地交流思想，思念之情与日俱增。

最近一则消息，几欲令谷止戈心碎。

父亲谷守诚有可能即将出任贵州省长，他正在谋划将花静宜嫁给同学王涤非，以联姻的方式加强贵州上层势力内部的团结。花静宜外公周沁源是老同盟会员、著名民主人士，与共产党和中央派系都交好，他的不少学生执掌贵州多个部门。王家是省内最大军阀，王涤非父亲王光灿是贵州企业的老板，实力最大的企业家。周家和王家约为婚姻，将贵州两大实力派融为一



体，有利于维护贵州的政局，稳固中央派系和谷家的政治地位。这无疑是一桩赤裸裸的政治婚姻，一个肮脏的阴谋和交易，却苦了这一对青梅竹马的年轻人。面对这场牺牲他们爱情的阴谋交易，谷止戈十分震惊，又无可抗拒，因为阴谋的始作俑者是他最为敬畏的父亲。

家愁国恨互相交织，弄得他焦头烂额，身心疲惫，他只有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军队训练中，借以暂时躲避痛苦。

他再次将目光投向地图。古人云开卷有益，对于早已了然于胸的地图，如同阅读诗书一般，每一次读图必有所得，有新的想法和感悟。

华北方向，新近日寇增兵，频频向我方挑衅，华北局势陡然趋紧。假如日寇攻占平津，沿平汉线南下，华北将无险可守，日寇兵锋直指武汉。上海方面日寇也在频频异动。102师官兵极力要求调派前线对敌，得到的命令是就地整训，绥靖地方，保障大后方的稳定和安全。谷团主要负责长江上游重要支流清水江航运的安全，按照这一任务，谷团开进了偏僻的茅坪古镇，配合保安队剿匪来了。

日本人是不是闻到了某种不安的气息，或者收到发自国内的战争信号，特地派舰艇保护商人撤离？如此剑拔弩张，意味着战幕即将拉开？

这个推测令谷止戈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紧张得浑身发颤，捏紧拳头猛地砸向墙壁，大叫：“来吧，放马过来，咱们决一死战。”

斑驳的墙体剥落下无数粉尘，纷纷扬扬。门吱嘎一声打开，卫兵问：“团长，什么事？”

谷止戈收起架势，问：“还在打吗？”

“狗日的歪把子厉害。”卫兵气愤愤地回应。

谷止戈朝他挥了挥手，卫兵退出去了。谷止戈见时间尚早，重新站到地图前。在这个寂静的早晨，他的思绪连同激越的爱国情怀一起，从高原小镇飘向山外，融进了历经沧桑的华夏大地。

四点半，河岸枪声稀落。谷止戈从雕花床架上摘下宝剑，穿过厢房走到后院。月明星稀，清凉的风拂动晨曦的脚步，沿着山原朝古镇靠过来。谷止戈站在浓冠如盖的桂花树下，将宝剑从剑鞘里抽出，横于眼前，忽地指向晨间幽暗的世界。“拔剑四顾心茫然。”谷止戈深刻地体会到了李白写作“行路难”时的心境，“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四顾周遭，当前局势何曾不是这样呢？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谷止戈胸中涌动一股豪迈之气，



他双手紧握宝剑，剑锋锐利的寒光与星光交相辉映，透过宝剑的寒辉，他仿佛看见了当前的强敌。猛地一个跨步，向着敌人当胸一剑。敌人如影而遁，他亦举剑翩翩起舞。此时，伴随着舞剑的节奏和韵律，一个悲怆的声音慨然吟诵：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一种悲怆之情，一种浩然之气在胸中交织，犹如剑术之刚柔相济。谷止戈几路剑舞下来，浑身湿漉漉的。待他收住步，托起剑。突然，枪战又骤然激烈起来，谷止戈看见了站在院门边的雷云泉，大叫一声：“雷云泉。”

“到。”雷云泉大跨步上前，立定。

谷止戈断然命令：“率领特务连，把他们一锅端了。”

“是。”雷云泉响亮地答道，忽然觉得哪里不妥，疑惑地问，“团长是说给解决吗？用枪解决？”

“军人不用枪说话，耍嘴皮子吗？你是外交部长？”话一出口，也发现命令有些问题，道，“叫这一群乌鸦闭嘴。”

“团长的意思，将他们赶走？”

“缴械，将领头的活捉。”

“是。”

2

“报告，刘根生奉命将俘虏带到。”

“我们不是俘虏，是税警。”一个身材魁梧，头戴毡帽、满脸胡子拉碴的俘虏拨开看押士兵，闯进团指挥部。一进门就将毡帽摔在桌上，一屁股坐下，架起二郎腿掏出一支烟叼上，准备点火。

谷止戈听声音不对头，回头看着胡子拉碴的俘虏，“你是，”话还没出口，顿时傻了眼。这不分明就是全家苦苦寻找的二弟吗？仿佛喜从天降，他极力控制住激动的情绪。



“放肆！”卫兵大声喝斥道，“俘虏不准抽烟。”

谷止戈扬手阻止卫兵说话。满脸的大胡子遮住了年轻而英俊的脸，只有眼神没变，依然是那副吊儿郎当的神气。

谷止戟原为十九路军连长，率部参加过淞沪抗战，后十九路军在福建遭到中央军的围困和收编，谷止戟不愿接受改编，逃回老家贵阳。在家里，家教严厉的父亲要谷止戟回到部队，接受中央军改编。谷止戟说参加中央军与他的政治理想相违背，就从家里逃走了，两年来杳无音信。有人说他率领一帮弟兄守着湘黔公路干径剪勾当，整日饮酒作乐，成了快活的山大王；有人说见到他到弘福寺剃度，尔后云游四方。谷止戈带兵东进剿匪，母亲反复叮咛，遇到犟牛弟弟，千万手下留情，放他一马。

士兵将其他三名俘虏推了进来，一位中国税警官员，两名日本人。谷止戈问：“你真是税警？”

身着税警服的人向谷止戈深深鞠了一躬，战战兢兢答道：“鄙人是清江税务分局局长李昆鹏，这位是税警大队教官谷止戟少校。”

谷止戈心想，形象卑琐还叫什么昆鹏，真是玷污了一个好名字。止戟和你们还真是一丘之貉。鄙夷地道：“就这邋遢样，整个一丐帮帮主，哪有一点税警少校形象？”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李昆鹏辩道，“他是税警总团的高，”高字还没有说出口，谷止戟伸手轻轻一拽，他一个趑趄跌坐在凳子上。

一位留着小胡子、戴眼镜的傲慢日本人在桌边坐下，摆出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老于世故的日本商人四下点头哈腰，掏出一盒日本香烟向谷止戈敬上。谷止戈举手轻轻一挡。李昆鹏介绍道：“这位是日本商人竹下明贤友。”日本商人朝李昆鹏友好地哈了哈，算作招呼。

谷止戟仰天一笑。竹下明贤友瞪了谷止戟一眼，介绍戴眼镜的日本人道：“这位是日本国驻汉口领事馆二等文秘、东京早稻田大学教授麻生贤二。”麻生贤二昂头藐视着这群中国军人，头也不扭，眼睛不眨。

娘的，一个竹下生的，一个麻地里生的，野人？谷止戈瞪着李昆鹏问：“你们认识？”

“竹下先生现定居长沙，算是半个中国人。他在清水江做木材生意，我们打交道多年。”

谷止戈问：“既然是打交道多年的朋友，怎么会打起来呢？”

竹下明贤友耸了耸肩，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我也不知道啊，问他



们吧。”

谷止戟不屑地冷笑道：“满肚子狼子野心，还装无辜。”

“我抗议，我一向是循规蹈矩的商人，尊重中国的风俗和法律，依法纳税。”竹下明贤友问，“李局长说是不是？”李昆鹏忙不迭地点头称是。

“这一次货物都是纳过税的。”竹下明贤友从长衫内掏出税单，双手递给谷止戈，“请团长过目。”

谷止戈没有接他的税单，示意他坐下，看着李昆鹏：“合法经商，依法纳税，为什么还要搜查？”

“这，”李昆鹏把眼睛看着谷止戟，没有说话。

“你问他们。”谷止戟冷眼瞧着对方。麻生贤二针锋相对，恶狠狠怒视着他。双方像斗牛场上一对斗红了眼的牛。谷止戈看着麻生贤二狰狞的面目，心想，谷止戟说得没错，他哪里有一点教授温文尔雅气质呢？分明就是一头凶残的狼。

“我问的是你们。”谷止戈毫不客气地道。

谷止戟嘴角儿流露出一丝儿滑稽的笑，抬起头假装不装不睬。

谷止戟向来藐视权威，喜欢挑战一切对他具有威胁性的东西，把他这个哥哥也不放在眼里，小时候兄弟俩没少为这个打架。两人即使打得伤痕累累，也总要守住一条底线，不让父母在他们脸上或者身上看出痕迹，末了还要装出情投意合的样子。

你不能换一种笑容？谷止戈看到弟弟轻蔑的微笑，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几大脚砸过去。

李昆鹏见谷止戈神色不对，小心翼翼地道：“我们接到报告，说商船夹带违禁物品，谷教官奉令搜查。”

“搜查违禁物品？”谷止戈问。他了解弟弟，别看他大大咧咧，好像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其实他有一颗赤子之心，深明大义。如果商船上没有他需要寻找和搜查的东西，他是绝对不会和他们纠缠的。在傲慢的麻生贤二面前，他要将眼前这出双簧戏演下去，打击他们炽烈的气焰。

“是，是搜查违禁物品。”李昆鹏知道这理由不充分，紧张得直抹额头上的汗。

税警总团是成立不久的部队，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直接领导，装备清一色的德式装备，还配备了装甲战车。令其他部队指挥官很眼红，也很无奈，认为将这么好的装备用于对付国内老百姓和小毛贼，简直是暴殄天物，浪费钱



财。谷止戈冷笑一声，道：“税警的职责是税收征管，查违禁物品，岂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是嘛，税警有什么理由搜查合法商船？”竹下明贤友附和道。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谷止戟冷不丁插了一句，“领了国家俸禄，自然保护国家安全。”

“保护？打了一夜烂仗，搅得地方不宁，这叫保护？”谷止戈板着脸道。

“凡事皆有因果。”谷止戟道了一句佛语。“起因是竹下先生的商船携带了不该携带的东西。”

谷止戈猛然心惊。凡事皆有因果，止戟说出这句话，说明他曾经到弘福寺剃度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竹下明贤友仗着谷止戟没有拿住把柄，反驳道：“在下经商多年，没有任何违法的记录，更没有携带过任何违禁品，我不知道这位先生有何依据，我想请您指明，我们究竟携带了什么违禁物品？”

“鸦片。”谷止戟脱口而出。

竹下明贤友冷笑道：“笑话，堂堂贵州企业公司经营木材生意，哪里夹带鸦片？走私鸦片的事，清水江航行的商船做得少吗？你们为什么不查？”

谷止戈也觉得这理由站不住脚。国民政府号令禁烟，但烟土流行和交易几乎都是公开的秘密，大凡有点权势的官员都涉足烟土生意。黔军收编之前，缺乏军费来源，各部队长官往往通过做烟土生意养活部队，不少官兵染上烟瘾，行军打仗要带一支烟枪，获得了“双枪兵”绰号。102师改编之后，军饷基本上有了保障。师长柏君健严肃军纪、提振士气、提高战斗力，彻底杜绝烟土。止戟以烟土说事，真是小题大作了。

“搜查烟土，值得动刀动枪吗？”

“他们遵守法律，值得我们动刀动枪？”谷止戟反问。

“放肆。”谷止戈拍了一下桌子，“人家税都交了，还查什么查？”

“是啊，我们税都交了，还查什么呢？”竹下明贤友道，“船运的东西，交税时已经验过货的。”

“他，搜集有军事情报。”谷止戟指着麻生贤二道。他被逼上梁山，不得不亮出底牌，。

麻生贤二并不惊慌，瞟了谷止戟一眼，流露出一不屑的神气。谷止戈见他这副模样，知道这是一个精于此道、老奸巨滑且不容易对付的家伙。

“哪里，哪里。”竹下明贤友说着流利的汉语，用他熟悉内地风土人情的



特长，充当和事佬，替麻生贤二挡箭，“麻生贤二教授对中国很有感情，毕生从事中国民族文化研究，重点从事苗侗民族文化和习俗研究，这一次我们结伴而行，是巧合，也是一种缘分，内地近来匪患严重，一起同行可以抵抗小股土匪骚扰和攻击，从昨晚发生的冲突来看，证明武装护船很有必要。”

谷止戈不得不认为竹下明贤友说得有理。止戟理屈，失去了先前的淡定，脸涨得通红，激动地道：“行为合法，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船搜查？”

“领事馆的船，相当于大日本帝国领土，哪能允许小毛贼随便进入、践踏呢？”傲慢的教授开口说话了，也是一口流利汉语。

“你们，挂日本国旗了吗？标示领事馆船只了吗？”谷止戟抓住对方的漏洞，猛烈反击，“请拿出证据来。”

两名日本人面面相觑。麻生贤二强辩道：“我是大日本帝国驻汉口领事馆官员，我所乘坐的交通工具，相当于日本帝国交通工具，具有外交豁免权。”

“狡辩。”谷止戟道，“你是外交官，具有外交豁免权，并不等于你有权在中国收集军事情报，你进行非法活动，我们有权，包括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有权进行阻止。”

“诬陷我们从事非法活动，请先生拿出证据来。”麻生贤二虚晃一枪，躲开了谷止戟的指责。

“证据就在船上。”

“我是进行文化考察，除了一些调查资料，没有其他任何东西。”麻生贤二退了一步，缓和了语气。

见麻生贤二处于被动，竹下明贤友向谷止戈解释道：“麻生教授这次得到中国方面允许，深入贵州进行文化考察活动，请团长和在座的诸位不要误会。”

他稍为停顿了一下，双手一摊道：“诸位先生可以想一想嘛，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区，麻生教授又是研究民族文化的，这不对上了号吗？至于这位先生对麻生教授的指责，我认为完全是无中生有。”

“什么？无中生有？”谷止戟腾地起立，撸起衣袖准备干仗的架式。谷止戈令他坐下，道：“你让这位先生把话说完。”

竹下明贤友道：“贵州又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落后乡村，相对于大日本帝国，远天远地，从军事意义上来说，有什么重大价值呢？麻生教授要是想搜集军事情报，不去具有军事意义的沿海、中原等地，为什么深入贵州内地呢？日本军部搜集军事情报，又怎么可能派麻生教授这样的文弱书生？”



“一旦开战，全国一体，贵州怎么会没有军事意义？”谷止戟反驳道，“中日之战一开，作为军事上的大后方，大纵深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在军事上的意义，远较北京、上海等城市重要得多，对于中国战胜日本岛国的意义，远远大于相对富庶的沿海中原地区。”

谷止戟反驳得妙，谷止戈兴奋得几乎要为弟弟鼓起掌来。他控制住情绪，问：“是啊，请问竹下先生，你怎么能说落后的云贵高原没有军事意义呢？”

“我没说贵州没有军事意义，我，我是说缺乏有军事价值的情报。”竹下明贤友毕竟滑头，仍然用商人的幌子说事，“我是一个商人，哪懂什么军事？”

谷止戈见双方各持一词，道：“一个是商人，一个是从事文化研究的教授、外交官，进入中国内地怎么能携带武器？安全自有中国军队和警察保护，携带枪支、违抗中国警察的检查，完全有违你们的身份。”

谷止戈是军人，处理外交事件不是他的专长，也不是职责范围内的事，他不想就这事纠缠下去，决定将此事报请上级派员处理。于是快刀斩乱麻，果断地道，“对于外交官麻生教授和随员的枪支，允许保留，由我方请示上级后再处理，至于其他商船上携带的枪支，一律收缴。你们各自回船，暂时还不能离开，等候我方作出进一步的处理决定。”

“我抗议。”麻生贤二听了谷止戈的话，嚎叫起来，“我此行进行文化考察，得到中国外交部允许，我有湖北省政府签署的通行证。”

谷止戈态度极为友好，微笑道：“麻生教授，我是军人不是外交官，任何外交抗议在我的指挥部里都无效，贵州境内也不接受湖北省政府签发的通行证。”命令道，“将他们带下去。”

待日本人走后，谷止戟笑问：“亲爱的团长大人，你要对我们进行怎样的处罚？”谷止戈给了弟弟当胸一拳，气乎乎地骂道：“你这两年死哪儿去了？信也没一个，全家人为你担心。”说完又和弟弟热烈拥抱。

兄弟俩又执手相互打量了一番。谷止戈怜爱地道：“胡子拉碴的，哪像个税警，日本人误认为你们是土匪打劫吧？”

“我们出示搜查令，他们心怀鬼胎，负隅顽抗。”

“怎么不请求我们支援呢？明知他们拥有强大火力还强行进攻，吃亏怎么办？”

谷止戟抗议道：“哎，哎，我尊敬的，全知全能的哥哥，我声明两点，一点是你们悄悄开进镇子，我们知道有部队进驻，不知道是哪支部队。一点是我们不知道舰艇上有日本海军陆战队，他们非常狡猾，伪装成商船。”